

中外名人傳

(五十五)

中外名人傳
編輯委員會編撰
王治平主編

敬請指教，歡迎投稿。（稿約見六十九頁）

陳寅恪（一八九〇—一九六九）

史學家

清華大學教授

西南聯大教授

史學權威舉世同欽

陳寅恪，近代傑出的史學家，隋唐史大師，精通英、法、日、德、俄文及印度梵文、巴利文、蒙藏文等。曾在洛陽白馬寺校勘唐玄奘大師所譯佛經，發現諸多乖誤。畢生任教大學，曾執教於清華、西南聯大及廣州嶺南、中山大學，著作等身，被譽為中國近代最有希望的讀書種子。

陳寅恪為江西義寧縣人（今修水縣）

，一八九〇年（清光緒十六年）七月四日生於湖南長沙，排行第六，其長兄陳衡恪

為近代大畫家。陳寅恪因其生於庚寅年，寅年屬虎，由祖母命名為寅恪，其父陳原（三立），為民初大詩人，是新江西詩派的領袖。其祖父陳寶箴，清光緒變法維新時期的湖南巡撫，曾保舉戊戌政變六君子中的楊銳及劉光第，受牽連而遭罷職。

陳寅恪自幼成長於書香門第，家學淵源，治學廣博，造詣深邃，近代學人之中罕有其匹。一九〇二年十三歲時，隨長兄陳衡恪東渡日本求學，在日兩年，苦修日文，趁暑假回國探親，在南京與五兄陳隆格同時考取官費留日，榮列江南派送的一百廿個名額之內，那年他才十五歲。

歐洲遊學增長見聞

赴日後，讀書一年，因患腳氣病，需要換乾燥的環境治療，遂又回到南京。一

九〇七年，他考取吳淞復旦公學，為高中二年級插班生。一九〇九年自復旦公學畢業，即轉赴德國，考入柏林大學深造，攻讀文史。在學期間，趁假期遊覽挪威、瑞士等地，增長見聞。

一九一二年春天，他由瑞士回到上海，此時，他尚未完成柏林大學的學業，因辛亥革命爆發，滿清遜位，陳家為清朝世宦之家，恐受追究，乃逃到上海避難。他在瑞士，擔心家人安危，乃回國探親，發現親人無恙，遂即乘輪赴歐，轉入巴黎大學就讀。這一年的冬天，他到倫敦遊歷後，再回巴黎。在巴黎大學讀了一年，因江西省教育司副司長符九銘電召他回國閱卷，因他是官費生，只好遵令回國。在南昌閱卷時，他又補上江西省官費留學名額，再赴歐留學，抵歐後，因歐戰爆發。狼煙

遍地，無法讀書，又回到國內，這次回國，曾到北京工作。據俞大維透露，一九一四年至一九一五年間，陳寅恪當過護法討袁大都督蔡鍔的秘書。一九一五年十一月，蔡鍔自北京脫險南下護法，陳寅恪亦南返，到南昌江西省教育司重任閱卷，為時三年。其實所謂「閱卷」，只是職稱，他並未久留南昌。大部分時間都住在南京家中。當時他大約是二十七、八歲，京師圖書館曾擬聘他為主任，因為他又要出國而作罷。

轉赴哈佛研習梵文

一九一八年冬，陳寅恪再度出國，本欲再到柏林大學攻讀。因德國於一次大戰中戰敗，柏林大學尚未復校，乃改赴美國，於一九一九年進入波士頓劍橋市的哈佛大學，主修梵文及其他外語，據吳宓（兩僧）自編年譜上註記：「一九一九年一月底二月初，陳寅恪君來到美國，……由俞大維君介見。以後宓恒往訪，聆其談述，則寅恪不但學問淵博，且深悉中西政治、社會之內幕。」此為陳、吳交誼之始。自此以後，吳宓對陳寅恪日益傾服。

在哈佛攻讀大約三年後，陳寅恪始離

美赴德，仍進入柏林大學研究院，研究梵文及東方古文字學等。此次在柏林，自一九二一年九月至一九二五年回國任教，前後四年。當時留德的中國學生已有不少，但並非人人為求學而來；有些人僅欲鍍金，或搞政治活動。趙元任夫人楊步偉曾回憶道：「那時在德國的學生們大多數玩得亂得不得了，他們說只有孟真（傅斯年）和寅恪兩個人是甯國府大門前的二對石獅子。」傅孟真也告訴毛子水說：「在柏林有二位中國留學生是我國最有希望的讀書種子：一是陳寅恪，一是俞大維。」

博古通今曠世奇才

最了解陳寅恪的人，莫過於俞大維了，他們是表兄弟，同時也是美國哈佛、德國柏林大學連續七年的同學。俞大維寫過一篇文章「談陳寅恪」，文中說：「國史

一乃寅恪先生一生治學研究的重心。對於史，他無書不讀；與一般人不同的，是他特別注重各史書中的「志書」。……他也重視「三通」（通典、通志、通考）；三通序文，他幾乎都能背誦。國學以外的學問，他在哈佛大學隨 Lanman 學習梵文與巴利文兩年，在柏林大學隨 Lueders 學習

梵文及巴利文近五年。回國後，他在北平又與鋼和泰繼續研究梵文四、五年。前後共十餘年，故他的梵文和巴利文都特精。除梵文外，他還通十數國語文。連與中國歷史有密切關係，甚至目前幾已失傳的部落文字如西夏文等，他也通曉其意。他可能是通古今中外文字最多的一個人。

北大陳哲三教授在其所撰「陳寅恪先生軼事及其著作」一文中說：「陳寅恪喝葡萄酒時，會把葡萄酒原產何處、原名什麼，葡萄酒最早出現何處、稱做什麼，以及何時又傳到何處……從各國文字演變之軌跡，看它傳播的路徑，來龍去脈告訴大家。」從這個小故事，可以知道陳寅恪學習各種語文的目的，是在求得探索歷史的工具。尤其是他致力於隋唐史為中心的中古史，是中外關係交互影響最複雜的時期，所以他需要的「工具」特別多。

四聲三問學者折服

陳哲三又說：俄國人在外蒙發掘到三個突厥碑文，學者紛紛研究，但均莫衷一是。後來經陳寅恪翻譯解釋，各國學者就毫無異辭。唐代德宗皇帝與吐蕃的「唐番會盟碑」，許多學者如法國之沙畹、伯希

和等人，均無法解決，後來經陳寅恪翻譯，也使國際學者滿意。他雖然不是語言學專家，但他的《四聲三問》一文，讓專家讀後亦不能不拜服。台大教授史學家勞幹在《憶陳寅恪先生》一文中說：「《四聲三問》那一篇，證明中國語言雖然本有四聲，而能以發現四聲的，還是靠梵文的啓示。」由這些記述可知陳寅恪的語言修養及知識的淵博，已超出人的想像。他是怎樣把書念通的？原來陳寅恪自幼即為讀書而讀書，不重學位。一九一八年他隨兄長去日本，純為求學，不計時日，也不要學位。但他的學問逐漸廣為人知，一九二四年，原在哈佛大學教書的趙元任回國，應聘執教清華大學，哈佛校方即屬意陳寅恪接替趙元任。

國學導師旁徵博引

一九二六年春，梁啟超舉荐陳寅恪至北京清華大學任國學研究院導師。那時候，梁啟超、王國維都是該研究院的導師。那年秋天，陳寅恪到校，對學生講課時，發現許多學生程度不夠，聽不懂他講課的內容。他自己懂得許多已經死了的文字如拉丁文、巴利文、梵文、滿文、蒙文、藏

文、突厥文、西夏文、中古波斯文。至於英、法、德、俄、日、希臘文等更是精通，應用流暢，甚而也會匈牙利文和馬札兒文。上課時，他東引西証，學生們常是鴨子聽雷，但研究院的主任吳宓是每課必到，不請自來，北大外籍教授鋼和泰更是常客。

清華大學國學研究院後來因為王國維自沉於北京昆明湖，梁啟超辭職，續聘章太炎及陳垣都不願任教，乃於一九二九年結束了。陳寅恪由清華大學中文系及史學系合聘為教授。北京大學也要聘他，因他住在清華大學西院教授宿舍，去北大授課要長途奔波，耗費時間，就沒有答應，許多北大著名的學生只好移樽就教，前來清華聽他的課。例如前台北師大教授許世瑛回憶受業時的情形說：寅恪師學問淵博而精湛，有許多教授也經常來旁聽。清華園中的人，凡有疑難不能解的問題（屬於文學和史學的）都向他請教。他一定會給那個人一個滿意的答覆。所以大家都奉他為「活字典」、「活辭書」。他講授佛經文學、禪宗文學的時候，一定用一塊黃布包了許多那堂課所要用的參考書；而講其他課程，則用黑布包那些參考書。他很吃力

地把那些書抱進教室，絕對不假手助教替他抱進教室。下課時，學生們想替他抱書回教授休息室，他也不肯。……他講課都是講他的心得和卓見，所以同一門課可以聽上好幾次，因為內容並不全同。他最令學生們敬佩的，就是利用一般人都能看到的材料，講出富有創意的見解。大家聽完以後，都會有「我們怎麼竟想不出」的感覺。

聯大講學教授旁聽

對日抗戰期間，陳寅恪在西南聯大授課，仍保有「教授的教授」崇高的學術地位，他在聯大的課堂上除選課的學生外，旁聽的有文學院院長馮芝生（馮友蘭）及其他文學系、史學系的教授多人。陳寅恪一襲長衫，以略帶湖南口音的國語隨講隨寫。安徽籍學人劉叔雅（文典）曾說西南聯大只有兩個半真正的教授，一個是陳寅恪，另一個是馮芝生，他自己算半個。

抗戰期間，陳寅恪曾應英國牛津大學之聘，赴倫敦做客座教授，主講「東方漢學」，全歐漢學學者齊集牛津，據史學家陳衡哲女士說：「歐美漢學家，除伯希和、斯文赫定（地理考古）、沙畹等少數人

外，很少有人能聽得懂陳寅恪的講者。不過，寅公接受牛津特別講座榮譽聘請，至少可以使歐美認識漢學有多麼個深度，亦大有益於世界學術界也。」後來陳寅恪雙目患病，英國醫師束手無策，遂於講學後，被護送至美國，由最高眼科權威群議處方，但是仍無法挽回視力。返回清華後，他只好把家中客廳改作課室，北大、清華、中央研究院各撥出助教一人，協助他查書抄字。後來他在廣州嶺南大學講課也是如此。陳寅恪性格幽默，他在清華大學授課時，有一天對學生們說：「我有一副對聯送給你們：『南海聖人再傳弟子，大清皇帝同學少年。』」指那些是梁任公、王靜安的學生，是康有為的再傳人，是溥儀的少年同學，大家哄堂大笑。

才思敏捷詼諧風趣

一九二六年，北伐成功，全國統一，國民政府派羅家倫（志希）接長清華大學，到任後去拜訪陳寅恪，送給他一本書，為其自撰的「科學與玄學」一書，記載張君勱、丁文江辯論的一段文壇舊事。陳寅恪翻了翻說：「志希，我送你一副對聯如何？」羅說：「甚好，我即刻去買上好的

宣紙來。」陳說：「不用了，你聽著：『不通家法科學玄學，語無倫次中文西文。』」羅一擺手，大笑不止。陳又說：「我再送你一個匾額：『儒將風流』。」又說：「你在北伐軍中官拜少將，不是儒將嗎？你討了個漂亮太太，正是風流。」他才思敏捷，詼諧風趣，令人叫絕。

一九四一年十二月，太平洋戰爭爆發，陳寅恪正執教香港大學，不久，日軍攻陷香港，他一家四口生活艱困，可能有日本學者知道他在港，寫信給日軍司令部，促其照顧陳寅恪。日本軍部行文香港日軍司令，司令派憲兵隊照顧陳家，送去好多袋麵粉。但當憲兵們往屋裡送時，陳寅恪夫婦卻往屋外拖去，就是不肯收敵人送來的麵粉。後來，朱家驊派人在一個暴風雨的夜裡，把陳家四口接到廣東，再輾轉到了重慶。

一九四五年，陳寅恪到倫敦治療眼疾，由於國共內戰轉劇，家國飄搖，頗多感觸，會賦七律一首寄慨：

沉沉夜漏絕塵譁，聽讀依盧百感加。
故國華胥猶記夢，舊時王謝早無家。
文章瀛海娛衰病，消息神州就鼓笳。
萬里乾坤迷去住，詞人終古泣天涯。

金粉南朝是舊遊，徐妃半面足風流。
蒼天已死三千歲，青骨成神二十秋。
去國欲枯雙目淚，浮家虛說五湖舟。
英倫燈火高樓夜，傷別傷春更白頭。

下鍋紅蟹陷身共區

一九四九年，大陸陷共，當時陳寅恪在北平，共軍進城之前，國民政府曾派機接出一批學者教授，陳寅恪本可逃出，但他自認不染政治塵埃，心中雖有徬徨，卻對改朝換代懷有幻想，沒有出來。他曾自喻當時的心情，如同已下鍋的螃蟹，只要鍋底加火即可變紅。不過，中共政權成立後，他雖逃過鎮反、肅右等運動，卻未逃過「無產階級大革命」，被紅衛兵抄家、掛牌子、罰跪、受到不少折磨。

中共建政不久，陳寅恪因健康關係，改任廣州嶺南大學教授，在廣州受到中共頭子葉劍英、陶鑄等領導人的禮遇。他在中山大學講學，並著述他的「論再生緣」一書。這本書於一九五四年輾轉傳到香港，在「論再生緣」書中，他字裡行間流露他內心的痛苦。這書一開始便毫不掩飾的說：「衰年病目，廢書不觀，唯聽讀小說消日。偶讀『再生緣』一書，深有感於

作者之身世，遂稍稍考證其本末，草成此文。承平參養，無所用心；忖文章之得失，興竊窺之哀思。聊作無益之事，以遣有涯之生云爾。」

末了他附有二首律詩，藉寄感懷身世之悲。原詩如後：

地變天荒總未知，獨聽鳳紙寫相思。

高樓秋雨燈前淚，異代春閨夢裡詞。絕世才華偏命薄，戍邊離恨更歸遲。文章我自甘淪落，不見封侯但覓詩。

一卷悲吟墨尚新，當時恩怨久成塵。

上清自昔傷淪謫，下里何人喻苦辛？形管聲名終寂寂，青丘金鼓又振振。論詩我亦彈詞體，悵望千秋淚濕巾。

秦婦吟箋欲罷不能

一九四〇年，陳寅恪應許地山之邀，到香港大學任客座教授，在港大一首韋莊的「秦婦吟」，講了兩個多月，猶欲罷不能，可見他的博學。後來他著「秦婦吟箋注」一書行世。在港大有一次他用英語作學術演講，講題是「武則天與佛教」，許多中外人士聽說以那位風流蓋世、艷絕古今的女皇帝為題材，都以為必有許多宮闈秘史和佛寺因緣；在好奇心的驅使下，幾

乎轟動港九。紛紛去聽，希望一飽耳福。誰知陳寅恪所講的只是純學術性的考據，並非香艷的秘史。他講到武則天的宗教思想時，指出她為什麼有那麼多「面首」（男妾），原來是佛經中說女人是不可能成佛的；若要成佛，除非是廣蓄面首，如此這般利用採補術了。結果，為好奇而來聽講的士女們，敗興而返。

他論學，重考證；古今中外，旁徵博引。大家都敬佩其學問的淵博，和各種語言能力的高強。當年西南聯大歷史系教授姚從吾曾稱讚他說：「陳寅恪先生為教授，則我們只能當一名小助教而已。」在成都幫助陳寅恪做研究的石泉，回憶道：

「陳師記憶極好，我在成都任他的助手時，指示我代查資料，往往連版本、頁數，以至行數都全對。聽陳師母說過，陳師幼年在湖南時，只有八、九歲，祖父寶箴會客，隨侍在旁靜聽。客走後，談過的話，別人都記不得了，陳師照述無遺。陳師母還說過，陳師從小看書，只消一遍，就能背誦，對新舊『唐書』尤其熟。」

陳寅恪對古典文學雅有偏好，一九三三年，清華大學入學考試，國文科考卷除作文外，還有兩道對聯題目，大受批評。

題目是陳寅恪出的，為此他寫公開信給清華中文系主任劉文典，並發表在大公報上。信中，他強調中國文學中的駢偶性，讀文學的人一定要先知道平仄。更說明中國語文屬於漢藏語族，英文屬於印歐語族，依照比較語言學的原理，不同的語言，不能作比較文法研究。「馬氏文通」用英文和中文作比較，來研究文法，不愧為豪傑之作，但不合於語言學原理，我們不能再走馬氏的路。

文革浩劫身心受害

後來在紅色大陸，陳寅恪在廣州過完人生最後的廿年，前八年生活安定，研究講學順利，中間八年遭到中共文字評擊，不再教書，但仍撰文，生活也過得去。一九六六年後的四年，遭「文化大革命」的狂飆襲擊，身心俱受重創，幾乎生不如死。一九五八年，中共推行「厚今薄古」運動，也是文化整風運動，長於傳統學術的陳寅恪遭到批評，成為被貶抑的重點人物，他所寫的詩文、論文，幾乎全被摧毀。文革於一九六六年六月一日展開，五天後廣州隨之發動，紅衛兵隨即衝進中山大學，趕走陳寅恪的得力助手黃萱女士。

陳寅恪自失明後，他一切的研究與撰述全靠黃萱，而黃萱能獨立找材料，張口念讀古籍，襄助最多。他原稿三十多冊，凡五十餘萬言的《柳如是別傳》一書的完稿，黃萱出力尤多。柳傳完稿後，黃萱又協助陳寅恪撰寫自傳性的《寒柳堂記夢稿》（共分六部）。自傳正待寫成，紅衛兵已至，趕走了黃萱。

那年年底，紅衛兵把他拖至中山大學大禮堂批鬥，夫人唐篋阻止，被推倒在地。前歷史系主任劉節見之不忍，自願代陳老師挨鬥。批鬥會上，有人問劉節感受如何，劉答說：「我能代替老師挨批鬥，感到很光榮！」劉節是清華大學國學研究院的畢業生，是陳寅恪早年弟子之一。能於危急之際保護老師，留下永世美談。陳寅恪最重要的著作有《隋唐制度淵源略論稿》和《唐代政治史述論稿》。這兩部書都是博大精深之作，雖然篇幅不多，卻指出南北朝至唐代政治文化轉變的關鍵。

八十衰翁陳寅恪遭此劫難，身心均受重創，加之目殘體病，了無生趣，於一九六九年十月七日含恨以終。他的夫人唐篋（原名篋，後改瑩）為台灣巡撫唐景崧的孫女，也於同年十一月廿一日去世，距陳

寅恪逝世僅四十五天。（駱志伊、黃金文撰）

任墨塞 (一八五二—一九一六)

英國理論化學家

浪漫想像化學大師

任墨塞 (William Ramsay) 英國理論化學家，發現氣體比重，為其在化學上最重要的成就。他的好友德國化學家歐斯華 (Oswald) 說他是科學的浪漫派，即指他富有想像力，使思想與學問相輔相成。他研究科學著重先弄懂定律的內容，遇有問題，思考以最完美的方法解決，所以能發現大氣中的各種氣體。

任墨塞於一八五二年生於格拉斯哥 (Glasgow)，其家人都是平凡人，僅其叔父為稍有名氣的地質學者。其父對於科學也有興趣，但沒有下功夫研究。任墨塞於十一歲時進入格拉斯哥書院 (Glasgow Academy) 學習拉丁文，學了三年沒有什麼進展，但他對其他文字如德文、法文卻學得很快，曾在教堂裡把德法文聖經口譯成英文。後來成為科學會會長，仍能用英、德、法、意等語文公開演講，使許多學

者嘆為觀止！

留學德國專攻化學

任墨塞進入化學領域，十分偶然，他是因為踢足球而弄傷足踝，養傷的時候，寂寞無聊，偶取格拉漢 (Graham) 所著化學一書聊以解悶，書中介紹製焰火的方法，使他大感興趣，傷癒後，即在自己臥室內以試管及燒瓶試製，臭氣四溢，他卻餘味無窮。一八六九年，任墨塞進入格拉斯哥大學，才開始對化學作有系統的研究。除化學外，他也喜歡物理，物理學教授湯姆森威廉 (William Thomson) 促其研究電子，要他研究當時的新發明四限量電器的構造及應用。

學習化學一年，任墨塞覺得所得有限，有意赴國外留學，於父母允准後，於一八七〇年至德國海得堡大學 (Heidelberg University) 學習，不久，改入土賓根大學 (Tubingen)，遇教授非鐵格 (Fritze) 學問淵博，講解明晰，任墨塞從學兩年，勤奮不懈，每日除吃飯睡覺外，只有讀書和做實驗，於一八七三年獲博士學位。

發現氣體比重理論

任墨塞的博士論文為「七炭輪質酸與硝基七炭輪質酸 (Toluic and Nitro-toluic Acid)」，這篇論文和他日後的事業無關。當他回到英國格拉斯哥大學，任楊氏工業化學實驗室的助教時，所注意的學問已自有機化學轉入無機化學，為此他捨棄對於染料與炸裂品的研究，而趨向於數學性質的化學，任墨塞走上此路有二個原因：一因他用維克多邁爾 (Victor Meyer) 的氣體比重法 (Vapor density method) 以求有機化合物之分子量時，需要用到這方面的理論。二因他對於各種新學說與事實具有選擇能力，他已先見到理論化學與化學發展有很大的關係。顧德班 (Guldberg) 與華格 (Woogge) 質量作用定律 (Mass Action law) 的應用，任墨塞知道得最早。范霍夫 (Van't Hoff) 著名之論文，討論物體在溶液中的性質與氣體的性質相似，任墨塞也知道得最早，急譯之成英文，而且因他研究維克多邁爾的方法，研究流體在沸度時的體積，直到他任教於大學後仍維持此一研究。

不過任墨塞在格拉斯哥大學僅擔任助教，為時六年，其間雖有升為講師的機會，均因別人捷足先登而未果。他的家人勸

他改行，經營化學製造，恰在此時布力斯托大學 (Bristol) 增聘教授，任墨塞因通曉荷蘭文而入選，當時他年未卅歲，為最年輕的教授，惟教課極忙，沒時間作研究，校中教員亦多不知研究，對任墨塞的教學工作極有助益，任墨塞體力充沛，忙碌之餘，仍在楊氏 (Young) 實驗室致力氣體比重，流體在沸度中的體積以及流體氣壓等問題的研究，學術名聲逐漸響亮，乃於一八八七年轉回倫敦大學任教，並被選為皇家學會會員 (Fellow of Royal Society)，在倫敦他仍繼續理論化學的研究，試驗流體表面張力在臨界溫度的測量，測定流體分子量，他為此而制的定律，迄今仍廣為應用。

光帶中發現新元素

一八九〇年不列顛學會 (British Association) 在李池 (Leeds) 開會，歐洲大陸的大理論化學創造家范霍夫 (Van't Hoff) 與歐斯華都在座。任墨塞為英國學界代表，會後，斯密塞爾教授 (Professor Smith-ells) 記述會議盛況：「任墨塞與歐斯華初次在余家會面，都是我的客人，余家遂成為辯論中心，他們的討論一直繼續不斷，

星期六、日請他們至安碑噴泉 (Abbey Fountain) 遊玩，在風光明媚之中，他們所談論的無非是電子理論。第二日為星期天他們的討論達到最高點。聚餐時斐子格蘭得 (Fitz-Gerald) 提起湯中所含食鹽分子問題，他畫一圖形，離案趨問范霍夫與歐斯華。互相討論，任墨塞堅信電子理論，願意為歐斯華助講，因為歐斯華這時的英語還說不好。任墨塞的詼諧，舉座皆歡，而任墨塞與歐斯華的友誼更臻於真摯。直至大戰發生，英德兩國交兵，交誼遂告受阻。一那時有位黎雷爵士 (Lord Raleigh) 正致力氣體密度測量，氮氣為其研究項目。黎雷發現自空氣中取氮，其密度較以他法取得者少些，乃致書天然雜誌，指出其對氮氣密度有所懷疑，凡請此雜誌的化學家，如能說出他的原因，他會非常感激。並說他用兩法測量氮氣密度，所得結果不同誤差不到千分之一，由空氣取氮及自阿莫尼亞取氮，每一立方升誤差為千分之五，但實驗誤差不會超過萬分之二，希望同好對此加以研究。任墨塞見此文，立即進行研究，他曾見氮易為鎂所吸收，於是想到空氣中的氧，以其排出的氮導放鎂中加熱，取得不為鎂所吸收的氣體，以此法

實驗，果然獲知不被吸收的氣體有一特別光帶，命名為氫 (Argon)，氫的化合性比氮弱，任何原質都不易和它相合。不久，任墨塞又注意到美國地質測量局希拉拜

蘭得 (Hillebrand) 的試驗，從數種礦物，如劈石礦 (Clevite) 中，得一種氣體，初以為是氮，後來知期亦含氫。任墨塞進行試驗，果自其中得氫，遂有其他氣體。此

氣體有特別之光帶 (Spectrum)，與太陽色光中所有的一種原質相同。此原質陸基兒 (Loekyer) 曾命名為氫 (Helium) 但認為只存在於太陽中，而任墨塞卻於地球上發現，當任墨塞得此發明時，欣喜若狂，可由他於一八九五年三月二十四日致其夫人的信中得知，信中說：

「請讓我告訴你一件大新聞。我把新氣體置於真空管中，而以光帶鏡 (Spectro-scope) 觀察見氫氣的光帶為極亮的黃色線，與鈉之黃光帶相近而不相同，我雖懷疑，然知其為新物體。我把這一發現告訴格魯克 (Cookes, 英國著名物理學家) 星期六清晨，我正與友人在暗室中觀看此光帶，格魯克忽來電話，說要以原電寄給我看看。蓋此一光帶曾見於太陽光帶中，乃地球上未曾見到原質。此可驚可喜之事，勝於

氫之發明。我已於昨天電告柏雪陸德 (Berthelot, 法國著名化學家) 且致書於黎雷的爵士，並報告知皇家學會。」

鈾與釷出世奠基人

一八九五年，英國化學會開年會，以法勒第寶星獎章 (Faraday Medal) 贈給黎雷，並宣布氮原質的發現經過，聽者無不驚異。後經繼續研究，證明氮不但存在於地球，且多數礦石與礦泉中都含有，直到

克散 (Kaysers) 方證明也存在于空氣之中。氮不能與其他物質化合的性質與氫極相似，自古迄今空氣一直為研究原料，然而直至一八九四年科學界中無一人懷疑空氣中尚有未發明的原質。任墨塞與黎雷的發明震動科學界，各方面無不稱許，皇家學會會長愷爾文爵士 (Lord Kelvin) 以兌維寶星獎章 (Davy Medal) 致贈任墨塞，獎勵他的科學成就。

然而任墨塞的研究，並未以此為終止，仍繼續深入研究，他觀察門德拉非 (Mendeleef) 的週期律，預想氮與氫之間，必還有一個不活潑的氣體，於是他廣集原料，取來礦泉及隕石來化驗，都沒有結果。後來用滲透方法見氫可分為輕重兩部分

，因疑氫含有未知氣體。惟此氣體之量必極少，如欲得大量氣體，必用大量的氫氣體才行，不過欲分流體混合物，成為原有各物成分者，其方法是把混合物煮沸，凝聚使其放出各種蒸氣，因為各成分的化氣不可能在相同的溫度中產生，任墨塞用此原理與其助手楚拉佛 (Trove) 先製成十五公升的氫氣體，再製其他氣體。

任氏曾自述試驗經過：「當蒸餾氫時，第一部沸騰的氣體，較氫為輕。沸騰稍久，方有較重的氣體放出。此等氣體的不同極易以光帶鏡辨別，輕者曰氫 (Neon) 就是遇電能放明亮火焰之光者，其較重者之一，名之為氫 (Krypton)，即藏隱之意，其特性為有兩明亮的光帶，一為黃色一為綠色尚有一氣，則名曰氫 (Xenon)，即罕見之意，能放青藍色的光，其光帶極為複雜，而其中之藍線則極為明確，因而在大氣中發現氫，氫，氫，氫，氫，氫五新氣體」。於是倫敦化學會又以郎斯德夫寶星獎章 (Longstaff Medal) 贈給任墨塞，表彰他對化學發展上的貢獻。

由於研究氮的關係，任墨塞遂發現一個問題，即含氮的礦物中也含有鈾 (Uranium) 與釷 (Thorium) 等能發光的原質。

於是他進而又研究射光阻系 (Radioactivity)，即今日的雷射光，一九〇三年任墨塞和索得 (Soddy) 證明氦原質，能從另一原質銻中產出，原質變換 (Transmutation of Element) 學說於是復活。古代點金術家欲把賤金屬變為黃金，被人視為愚行，但任墨塞以堅毅的態度宣布他的實驗結果，證明古代點金術家並非完全空想。他用對於銻鹽與銅鉛等溶液試驗，而信銅與鉛溶解後能合成鈉與鋰。

化學實驗中的奇才

一九〇四年，任墨塞與黎雷合得諾貝爾化學獎，乃實至名歸，任墨塞於一九一一年自倫敦大學退休，退休前兩年與克蘭博士 (Dr. Gruy) 測定銻原質放射體 (Radium Emission) 的比重，他所測定的氣體不過一立方毫米的十分之一，用氣體天秤稱之，確度當為一〇〇、〇〇〇wgm，可說精確極了。因而他被目為實驗家中的奇才。一九一四年第一次歐戰爆發，他自願為國效力，可惜於一九一五年患鼻癌重症，割治數次均無效，於一九一六年七月廿三日病逝，享年六十四歲。任墨塞不但在化學方面成就非凡，而且多才多藝，音

樂繪畫都有很高的造詣，精通多國語言，揆諸科學界，迄今無人能比得上他。(劉先軍撰)

王啓瑞 (一九一三—一九九九)

國軍第八軍軍長

澎防部中將首席副司令官

王啓瑞字霞文，湖南資興縣人。生於民國元年 (一九一三) 十月初七日，歿於民國八十八年 (一九九九) 元月二十八日。

王啓瑞父親為王存忠，是一個忠誠篤厚，孝悌儉樸的君子，他的道德與人品向為鄉里所稱頌敬重。母親譚氏是湖南省赫赫有名的望族，她相父教子，賢慧持家，兒女們在父嚴母慈優良典型的教育薰陶下，個個成才。

志在萬里投筆從戎

俗語云：「無湘不成軍。」在中國近代史上，湖南省將才輩出，將星雲集，對中國的命運關係尤為重大。因此王啓瑞從小抱負遠大，志在萬里。他資質聰穎，天縱英才，六歲即入資興西鄉區立國民小學就讀，他不但記憶力強，且有極高的領悟

天分，非一般學童可比。

十二歲時，考入資興縣立初中，用功勤奮，成績優異。十五歲時，又考上資興高中，品學兼優，名列前茅。當時由於共黨作亂，他眼見鄉里受擾，無辜百姓飽受欺凌，慨然有報國救民之志，於是毅然放棄學業，投筆從戎。

王啓瑞以十六歲的幼齡投考黃埔軍校武漢分校第七期步兵科，主試官莫不嘖嘖稱奇，對其愛國的志向慰勉有加。他雖然年紀最輕，但總體表現卻優於同期考生，受到學校的重視。民國十九年七月十六日，他以極優異的成績，完成嚴格的訓練，並受到學校的嘉勉。

戎馬生涯軍人典範

畢業後，王啓瑞被分發於陸軍第五十師三〇〇團第六連少尉連附，從此展開其不平凡的軍旅生涯。他服務於戎馬行伍經歷四十年，可以說將一生的青春歲月完全奉獻給民族，為保衛國家的神聖使命而義無反顧。論階級從少尉至官拜中將，論軍職從排、連、營、團、旅、師、軍長及澎防部首席副司令，論戰役則北伐、剿共、抗日、內戰，到台海戰役，真可謂「國家

興亡，匹夫有責。」

由於他從最基層幹起，所以深知士兵疾苦，與隱藏軍中的各種問題，因為他能與士兵共甘苦，與袍澤共榮辱，夙夜匪懈，盡忠職守，故深受部屬的愛護，尤其為

長官所倚重，不管交付任何任務，莫不戮力以赴，絕不退縮，他以優異的表現成為軍人的典範，並獲頒：抗日勝利勳章、忠勤勳章、景風獎章、寶星獎章、金甌獎章、陸海空軍獎章。

南征北討戰功卓著

王啓瑞受過良好的軍事訓練，具備優良的軍人武德，嚴以律己，寬以待人，清廉耿介，勤儉質樸，治軍嚴明，作戰英明，南征北討，聲名遠播。長官倚為輔弼，敵人聞風喪膽，每次戰役，莫不身先士卒，所以部屬莫敢怠忽。他參加的大小戰役已不可勝計，僅列舉其犖犖大者：

民國十九年起之江西一至五次圍剿戰役，羅店大場激戰一月餘，以劣勢兵力拼鬥優勢敵人，前仆後繼，激戰中左腿中彈貫穿，仍然強行裹傷上陣，使日軍付出慘痛代價。

民國三十三年，參與印緬抗日戰爭，

地域遼闊，瘴癘叢生，一路披荊斬棘，備極艱辛，六月與友軍協同作戰，攻入密支那市區，重創日軍，圓滿達成任務，為抗戰勝利奠下良好基礎。

民國三十四年九月，日軍戰敗投降，結束八年長期爭戰，舉國歡騰，王啓瑞當時職司南京衛戍司令重責，亦獲膺選為受降代表，引為無上光榮。

民國三十五年，共黨坐大，局勢危急，王啓瑞再度銜命參與剿共，自三十五年春季以至三十六年夏季，其間計有瀋陽之役、本溪之役等等，不及備載，三十五年六月攻克伊通，直取長春，北進吉林，殲敵無數，同年九月，攻克孟平，後復急進安東，突襲岫岩，斬獲良多，並開安東大捷勝利之端。

民國三十六年元月，奉命馳援桓仁守軍，殲滅敵共，化解危機。

同年六月四平之役，與共軍激戰三晝夜，將士用命，瓦解頑敵。

同年十二月奉命據守瀋陽，與共軍激戰於萬金台及平瀋鐵路之要點三家子車站，至次年元旦，擊潰敵軍，達成使命。

民國三十七年六月率旅眾襲擊撫順北方白旗寨，殲滅共軍一個團，同年七月復

於撫順東社，粉碎共軍獨三師。

同年十月，於瀋陽南郊渾河堡，率四個團人馬迎戰共軍三個縱隊，激戰至十一月初，戰志高昂，愈挫愈奮，後因指揮中樞動搖，周福成投共，唇亡齒寒，陷入孤立，始奉命突圍，含淚率部，歷盡千辛萬苦，抵達山海關，英勇完成任務，不負長官所託，為國軍保住元氣，並蒙先總統蔣中正召見慰勉，兩人當眾相擁而泣，場面至為悲壯感人，蔣總統中正念王啓瑞忠肝義膽，氣薄雲天，愛國情懷，可鑒日月，當即畀以重任，擢升為陸軍第二零七師少將師長，並親囑啓瑞盡忠竭智，戮力完成勦共大業。

戍守澎湖國之干城

民國三十八年，山河變色，啓瑞奉命率部轉進台灣，整軍經武，待機反攻，未曾一日懈怠，繼蒙長官厚愛，歷任第二零七師少將師長、第六軍少將副軍長、第九軍中將副軍長、第二軍中將副軍長、第八軍中將軍長及澎防部中將首席副司令官等要職。

民國五十年在國防研究院第三期畢業，與楚崧秋、瞿詔華、林則彬、韋德懋、

汪道淵、劉修如為同期同學。

民國五十八年光榮退役後仍不事稍懈，追隨中國文化大學張創辦人之昀，任中國文化大學教授，為教育下一代，為國家作育英才而努力，照顧文化大學莘莘學子，貢獻一生心力，其奮鬥精神足堪後世效法。

綜觀王啓瑞一生，心在黨國，公爾忘私，年逾三十，方賴舊識媒介，迎娶湖南湘鄉名門閨秀吳詒禮女士為妻。婚後仍征戰連連，端賴夫人賢淑，相夫教子，綜理家務，始克安心報國，而無後顧之憂。其所育三子，分別取名至中、定中、漢中，是其主觀意識在在皆以中華民國為念，王啓瑞耿介廉潔的品德，由此可見，堪稱中華民國軍人的完美典範（王培堯撰）

閔孝吉（一九〇八—一九九一）

國防醫學院教授

政大、世新、文化、東吳教授

閔孝吉，字肖俊，號莒齋，江西九江人，生於民國前四年（公元一九〇八年光緒卅四年）十二月廿三日，卒於民國八十八（一九九一）年七月卅一日。

高荃自喻君子之德

閔孝吉筆名莒翁，其家居題名為「種高荃齋」，他之所以對高荃情有獨鍾，可從他自己所寫的兩段文字看出：「高荃莖葉皆可食，如君子之有益於人而無寸棄也。」「高荃著土即生，君子亦當隨遇而安。」由此不難想見他的人生觀與待人處世的態度。

從閔氏家族所留下的族譜來看，他的祖先可上溯至孔子弟子閔子騫，也是孔門七十二賢之一，原籍山東，在五胡亂華時，閔氏家族為了逃避戰禍，向南方遷徙，其中有一支來到江西九江，就是閔孝吉的祖先，推算起來，迄今已有一千年的歷史。由於閔家是聖賢的後裔，所以非常注重家庭教育，對道德的規範要求至為嚴格，有著非常好的傳統家風，為當地鄉里所傳誦。

匡山負笈尊師重道

閔孝吉排行第二，他自幼即接受嚴格的私塾教育，當他的父親打聽到廣東梅縣大儒古層冰北遊至江西，古層冰又名古直

，字公愚，是極負盛名的國學大師。閔孝吉與其兄閔孝同（又名舜白）在家人安排下，拜古層冰為師，閔孝吉為了表示他對老師的尊敬與求學的決心，特別繪了一幅「匡山負笈圖」呈獻給他的啟蒙師古層冰先生。

匡山指的就是廬山，是江西的名勝旅遊重鎮，也是避暑觀光的勝地。該圖繪的是在荒山大雪之中有學子負笈踽踽獨行，以表示他決心向學的心跡。古層冰觀覽之後，被他的精誠深深感動，當時曾作詩以為紀念。

因此，古層冰對他們兄弟二人，盡心教誨，循循善誘，把生平所學，傾囊相授，而閔氏昆仲日後的表現也沒有讓他們的老師失望。在老師的心目中，閔孝吉是一位用功向學，誠懇認真，領悟力又極強天資聰穎的好學生。這位大儒日後一直以亦師亦友的身分對待他的高徒，這對其一生的影響，意義極為重大。

之後，古層冰束裝返鄉，閔孝吉為了追隨明師，於是背井離鄉，不辭千里長途跋涉，備嘗艱苦，跟從他至海珠學院就讀。他的母親陳氏為此竟痛哭不捨，但閔孝吉求學的意志十分堅定，絲毫沒有動搖，

所以他的母親只好節衣縮食，來供給他的教育費用，真是一幅典型的現代孟母教子圖。

南海遊學遍訪名師

閔孝吉有同胞弟兄四人，他父親的側室周氏育有子女三人，他的母親陳氏是一位心胸寬大，慈愛為懷的女性，她待所有的子女一視同仁，沒有偏心，勤加撫育，由於操勞過度，早年病逝。閔孝吉對母親非常孝順，更感激母親教養的大德，談起兒時的情狀，難掩悲痛之情。陳太夫人的遺像一直懸掛在家，六十餘年如一日，孺慕之情，未嘗一日稍減。

閔孝吉在廣東求學的時候，當時民智已經大開，新思潮的風氣從南方傳播至全國，他因地理之便，有機會從學於康南海（有為）、章太炎、黃季剛（侃）諸位大師，奠定他日後在學術上的地位。他的兄長舜白則在京都，任職於政府機構，閔孝吉則從事教育工作，兩人在社會上都有極大的成就。

傑出文膽深受倚重

閔孝吉學成返鄉後，為都督李烈鈞所

賞識，延攬為其幕僚，他也盡心輔佐，並為李烈鈞所倚重。民國二十年，閔孝吉受聘於九江同文中學，由於學識淵博，教學認真，受到全校師生的愛戴。他曾追隨李烈鈞、張溥泉、谷正綱等黨國元勳，先後服務於江西都督府、中國國民黨黨史會社會部。

民國卅六年十月，閔孝吉與夫人羅詠宜（逝於八十八年元月十六日）、長子宗述（逝於八十七年七月十二日）、次子宗遠、姪女丁毓鳳來台，並受聘出任台灣省政府社會處祕書，後又服務於台灣省文獻會、考試院、立法院，民國六十七年自立法院編審退休。

教育是他畢生最大的心願，他本想一展抱負，作育英才，無奈大陸淪陷壯志未酬，他的同窗李翼中（台灣省政府社會處長），為了借重他的長才，力勸他一同來台，為建設寶島而共同努力。

民國四十六年先後為李翼中、張道藩、黃國書、倪文亞、梁肅戎諸政要之文膽，他同時執教於國防醫學院、政大、世新、文化、東吳各大學，成為最受歡迎與備受尊敬的老師，其間他在東吳任教最久。民國八十年後，由於年事已高，不堪車程

勞頓，但研究生為了繼往聖之絕學，仍不辭風雨，上門求教。他從事教育四十年，春風化雨，桃李滿門，對國家社會的貢獻至巨。

他傳奇的經歷，頗似他所讚美的蒿苣，奉獻一生，無所剩餘。也像蠟燭一樣，燃燒自己，照亮別人，直到油盡燈枯，真不愧是一個偉大教育實踐家。他的胸懷與精神，可從他的詩中看出：

「與雙溪惜別」詩如下：

學青滴翠此溪山

二紀流光倦往還

下學敢忘勤啓牖

上流端賴力追攀

滋蘭欣見生馨逸

種樹勞宜念老孱

一宿空桑有餘戀

癡懷愧我未全刪

其情慷慨，其意婉約，閔氏可謂真有人情人也。

閔孝吉的夫人羅詠宜女士，為羅大亨之三女，是一位典型的賢妻良母，治家井然有序。然不幸於六年前因糖尿病轉劇，纏綿病榻，不省人事，長子閔宗述，長媳周台美親伺湯藥，其後宗述於民國八十七

年七月因心肌梗塞遽逝，夫人旋亦於民國八十八年元月十六日棄世。

閔孝吉遭家庭悲劇的沉痛打擊，老眼淚枯，默無一言。他向喜與人為善，故前來乞壽序乞墓志者極夥，莫不有求必應。

他教育子女的方法，是讓他們每個人都得到最多最大的發揮，並根據自己的長才，選擇個人人生發展的方向。因此都能各盡所長，有極優秀傑出的表現。

長子宗述文學造詣甚高，特別在詩詞方面尤有突出的表現，曾執教於政大，深受學子的愛戴。

次子宗遠，活潑外向，志在四方，攻讀新聞，現為媒體的尖兵，擔任青年戰士報及飛傳新聞副社長，在傳播界深受尊重，足徵閔孝吉是一位成功的教育家。長媳周台美，次媳周濃皆秀外慧中，家庭和睦，孫輩士榮、士棻、士柔皆學有專攻，品德兼優，並有弟子傳芳繼承馨業，仙逝時享年九十二歲。

謹抄錄閔教授的老師古層冰所作對聯一副以紀念閔教授：

「咳唾古今，盡化白虹去。

俯仰天地，時聞長嘯聲。」（龍寶麒

撰）



閔孝吉（後排左）一九五〇年與前排左起：鄭曼青、陳含光、洪陸東、李翼中合影。